

K220.86

180.1

株式會社 三省堂

科本校學範師·校學中
用年學五·四第



選新
日本外史論鈔 全

東京高等學校
教 授 山口察常編





像畫陽山賴

例 言

一、本書ハ賴山陽ノ日本外史中ヨリ、ゾノ論文ノミ
ヲ簡選鈔錄シ、以テ中等學校高學年用漢文副讀
本ニ充テントスルモノナリ。

一、賴山陽ノ事略、日本外史ノ價值ニ就イテハ、殆ン
ド説明ヲ要セザルベシ。唯ソノ論贊ニ至リテ
ハ、彼ガ史實ヲ借りテ、生平ノ鬱積ヲ語ルモノ、以
テ燃犀ナル史眼ヲ見ルベク、以テ旺勃ナル精神
ヲ認ムベシ。

一、惟フニ此ノ書ニ言フ所、幕末當時ト同様、永久ニ吾ガ人心ヲ鼓舞シ、國民思想ノ指導ニ資スル所アルハ疑ヲ容レザル所ナリ。

一、本書ヲ講習セラル、諸子ガ、唯ソノ文句辭章ノ解義詮索ニノミ了ラザランコトヲ切望シテ已マザルモノナリ。

昭和十年八月

山 口 察 常 識

新日本外史論鈔

目次

一 武門武士	一
二 平 氏	七
三 源 氏	三
四 北條氏(一)	七
五 北條氏(二)	七
六 元弘之亂	六
七 楠 氏	七
八 新田氏(一)	七
九 新田氏(二)	七
一〇 足利氏	七
附 錄	
一 上樂翁公書	七
二 賴山陽傳	七

練習

一 忠盛興家	六
二 時頼得人	六
三 正成倡義	六
四 信長勤王	六
五 秀吉大志	九
諸氏系圖	九
平氏	103
源氏	103
北條氏	104
楠氏	105

新田氏	106
足利氏	106
後北條氏	106
武田氏	106
上杉氏	106
毛利氏	106
織田氏	106
豊臣氏	106
徳川氏	106

——終——

新選 日本外史論鈔

一 武門武士

外史氏曰、吾讀舊志、見鳥羽帝時、數下制符、禁諸州武士屬源平二氏。曰、大權之歸將門也、其在此時歟。及讀三善清行封事、陳宿衛豪橫之患、乃知、制符ミコトノリ。詔勅。三善清行字ハ耀。淡路守氏。吉ノ子。醍醐帝ノ延喜年間ニ時弊ニ關スル意見十二條ヲ上ル。

【封事】漏洩ヲ恐レテ密封シテ上ル。上書。封章トモイフ。

【宿衛】武士ノ御所ヲトノキシテマモルコト。即チ六衛府武士ヲサス。

【編輯】一方ノ將。

豈復有所謂武門武士者哉。故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天子必親征伐之勞。否則皇子・皇后代之不敢委之臣下也。是以大權在上。能制服海內。施及三韓・肅慎・無不來王也。及至中世。摹倣唐制。官分文武。乃特置將帥六衛之將。將天子親兵而兵部居八省之一。建左右馬寮。以蓄貢馬而邊要之國。諸郡皆有軍團。三分一國之丁。而取其一、五人爲伍。伍二爲火。火五爲隊。隊二爲旅。旅十爲團。各有首領。一火六馬。便騎射者。特爲騎隊。皆任守令。簡點衛京戍邊。按簿差遣。每舉征伐。令沿道諸國須。

【三韓】前漢ノ末ニ起リシ百濟・新羅・高麗ノ總稱。

【肅愼】黑龍江流域地方ニアリシ國。

【六衛】左近衛府・右近衛府・

左衛門府・右衛門府・左兵

衛府・右兵衛府ノ稱。

【八省】中務・式部・兵部・治

部・刑部・民部・大藏・宮内

又内裏ニアリテ八省ノ百

官ガ政務ヲ執ル所ヲ八省

院トイフ。

【邊境】陸奥・出羽・西海道・壹

岐・對馬等。

【契敕】契ハ符節。敕ハ敕書。

【勘合】比べ合セテシラベル。

【征行】出征。

【軍監】軍事ノメツケ。

【軍曹】鎧守府ニ屬セシ佐官。

【錄事】書記。

【節刀】王朝時代。賊徒征討ノ

時、天子ヨリ大將軍ヘ賜

ハリシ印ノ刀。

【酬賞】褒美ヲ與ヘル。

【仗】兵器。

契敕・勘合。凡・征行萬人。乃・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有錄事。每總三軍。大將軍一人。大將出征。必授節刀。臨軍對敵。首領不從。約束者。皆聽專決。還日具狀。以聞。建勳位十二等。論功酬賞。而罷其兵。凡其器仗。藏于兵庫。出納以時。皆管之於兵部。中朝制兵。大略如此。雖不及上世之旨。其防亂慮禍。可謂密矣。是故有事。則下尺一之符。數十萬兵馬立具。而平時散歸。卒伍爲之將帥者。或出自文吏。臨兵陣。畢事而歸。脫介胄。而襲衣冠。未嘗有所謂武門・武士者也。及藤原氏以外。戚世執政權。

【外戚】皇后ノミウチ。

【庶僚百揆】多クノ官吏。揆ハ

ハカル。

【疆場多事】邊境ノ地ニ蝦夷ノ入寇アリシヲイフ。

【寶龜】四十九代光仁天皇ノ年號(ニ雲ノ一四〇〇)。

【貞觀】五十六代清和天皇ノ年號(ニ五九一年五〇〇)。

【延喜】六十代醍醐天皇ノ年號(ニ五六二年六〇〇)。

【百度】種タノ制度。

【六衛舍人】六衛ハ前掲。舍人ニハトメリト訓ジ、天皇又ハ皇族ニ近侍シテ雜務ヲ執ルモノ。

【制郷曲】村ノ中ヲ自由ニスル。

【六軍】天子ノ統帥シ給フ軍。又六師トモイフ。

【獵虎】猛獸ノ名。勇猛ノ士ニ譬フ。

【豺狼】ヤマイヌオホカミ。凶暴ノ士ニ譬フ。

【天慶】六十一代朱雀天皇ノ

卿相之位、非其族人不擬。官論品流、因習成俗。庶僚百揆、概世其職而將帥之任、每委源平二家。於是乎始有武門之稱焉。光仁・桓武之朝、疆場多事。寶龜中、廷議汰冗兵、殷富百姓、才堪弓馬者、專習武藝、以應徵發。其羸弱者、皆就農業。而兵農全分。至貞觀・延喜之後、百度弛廢、上下隔絕。奧羽・關東之豪民、以軍功至六衛舍人者、或坐制郷曲、不勤宿衛。而守令莫之能制。清行所謂非六軍、驅虎而爲諸國豺狼者、所在皆是。平居藏甲蓄馬、儼然自稱武士。於是乎始有武士之稱焉。自從天慶、馴致

【寛治】源平二氏、數鎮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效。而年號(ニ七七一年五三)。

【勸誅】打殺ス。

【廟堂】朝廷。

【恬熙】安ラカニ治マル。

【梗命】命令ヲ梗塞シテ妨ゲル。

【箱制】箱ハ首カセニテ、之ヲハメタヤウニ、自由ニサセスコト。

【撲取】馬ヲヒカヘテ制シ

ル如ク。二人ノ自由ヲ制シ

寛治、源平二氏、數鎮東邊。每用此輩、以奏功效。而各有所習用、以相隸屬。因襲之久、如君臣然。自是其後、苟有事、輒命之二氏。二氏各發其隸屬赴之。如探物於囊、不復煩選。將徵兵而討伐、勸誅、莫不立辦。廟堂之上、務取恬熙、不憂其勢之積重。不回方且延爲爪牙、以相傾排而已。鳥羽之下、斯令也。已疎矣。當是之時、源氏有梗命者、勅平氏討之。平氏有難制者、令源氏誅之。更相箱制以爲得控馭之術、而不知異日搏噬攘奪之禍、又基於此。敗壞

古制、苟媿一時、皆足以自取困懼也。抑戎事民命所繫、而兵食之權、不可一日去國。先王之必躬親之、其旨深矣。今委之一二宗族、又賤其事而不省。至於別其品類、不齒之朝廷之上、甚則奴僕視之。曰、是武門耳、是武士耳。及其論功行賞、或恪而不與。嗚呼、幾何其不相率以自棄於法度之外也。特以積威所約、抑不敢發爾。至於保元·平治之際、乃乘釁而起、潰裂四出、不復可收。橫流之極、終致失其千歲不拔之權、而授之嚮所奴僕視者。可勝慨哉。吾作外史、首敍源平二氏、未嘗不歎王家之自

【積威所約】久シク積リタル威勢ニ抑ヘッケラレル。

【保元·平治】保元ハ七十七代後白河天皇ノ年號（八六〇—八二〇）。崇徳上皇ノ變ヲサス。平治ハ七十八代二條天皇ノ年號（八二九）。藤原信頼、源義朝ノ亂。

【横流之極】全ク亂レタ結果。千歳不拔之權、千歳モ容易ニ動カシ得ナツテモ、容易ニ兵食ノ大權。

【得失】王政ト武家政治トノ善惡、長短。

二 平 氏

失其權而國勢之推移、有非人力所能維持者。因世變以見得失。後之憂世者、將有以留心焉。

外史氏曰、自我先王之開國也、非無僭亂之臣也。而未有謀危社稷者。獨有一將門焉。而出於平氏。豈非其宗之大恥哉。然能討滅之者、亦出於平氏焉。則足以相償矣。且自將門一伏誅、而後世無復覬覦神器者。可謂彼以其身標天下、大戒也。抑使將門得一檢、非違使、則未必甘爲反賊。故天慶之

【僭亂】下ノモノガ上ノ人ノマネヲシテ分ヲ亂ル。

【社稷】社ハ土ノ神、稷ハ穀ノ神、國ハ土穀ニ資リテ以テ人養フ。故ニ立テ之ヲ祀ル。轉ジテ國家ノ意トナル。

【出於平氏】之ハ平貞盛ヨリ出テタルヲイフ。

【覬覦】望ムマジキコトヲウ

【檢非違】王朝時代、非法ノコトナドヲ檢察スル役所ノ名。淳和天皇ノ時ノ創設



亂皆相門驕傲壅塞上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籠朝廷名爵於私門而不恤人之失職。及其急也、則相門驕傲壅塞天下之所致也。當其無事也、乃遽揭朱紫呼號天下使天下英雄有以窺朝廷。後世源平爭起以功邀其上者焉知其不基於此也。世稱清盛功不償其罪舉不臣者輒以爲稱首而不知相家不臣已什倍清盛清盛蓋視而學之否則何遽至此。詩云唯夫有之是以似之自相門之專權

【稱首】首トシテ稱スル。其ノ中ニテ第一ニ傑出セルモノ。

【詩云】詩小雅愛義者華ノ句。藤原氏トイフモノガアル。

カラ、清盛ガフレヲ繼イテ其ノマネヲスル。
【鋤而去之】草ラスキノゾクヤウニ取リノケル。
【奕棋】碁ヲ打ツ。
【彼ノ氏】彼ノ人。即チ藤原氏ヲサス。
【驚悍】アラクツヨシ。
【大造】大功。
【拔興】急ニ出世スル。
【後白河帝云】後白河帝ガ平忠盛ヲ寵愛シ、其ノ昇殿ヲ體シタマヘルコト。
【濟其私】位ヲユヅツタ後ニ政ヲ替ラレ、若シクハ高

倉天皇ヲ立アラレタガ如キコト。

【白河・鳥羽】白河天皇ハ七十
二代(ニ吉三)、鳥羽
天皇ハ七十四代(ニ七六)
二十六)。

【不次】等級ヲビコス。

【爪牙】身ヲ保護スル道具。

攝政兼家之驅(花山也)兼家

ガ自分ノ女ノ出タル一事

天皇ノ即位ノ疾カラシテ

ヲ欲シ、其ノ子道兼ヲシテ

花山天皇ヲ欺キ位ヲ退キ

剃髪セシメテ、花山元慶寺

ニ入レ奉ツタコドライフ。

【文治】八十一代安徳天皇ノ

年號(ニ六五)。

【黨援】黨派ヲツクツテ助ケ

合フ。

【院政】上皇ノ行ハセタマフ

政。

【寛平】五十九代宇多天皇ノ

年號(ニ嘉平一)。

【菅氏】菅原道眞ラサス。

【文武】文ハ文公即チ菅原、武

八平氏。

制將誰咎哉。雖然成平氏之勢者、不獨始於帝也。初忠盛受寵於白河・鳥羽、連進官爵人以爲不次。蓋朝廷倚其力、以抑源氏。抑源氏所以殺相家之權也。源氏自滿仲賴光、每爲相門之爪牙。攝政兼家之驅(花山)也。源賴信實捍衛道途降至文治之際、朝廷疑關白兼實之助源賴朝亦非以其世相黨援哉。由是觀之、延平宗以抗相門、院政廟論所相傳承、其猶寬平之擢任菅氏耶。文武雖異其意一也。以菅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



尤焉。假設重盛後父而死、盡反其所爲、戒飭子弟、輔翼王室、則雖接踵比隆於藤原氏可也。而源氏重盛、一也。以菅公之賢、猶不能無戀權之意。平氏除重盛之外、皆不學無術、其矜功擅寵、進不知止。曷足

盛

平

源氏名爲治暴亂、而其實攘竊王權。源平之罪、未易輕重也。且夫源氏猜忍、骨肉相食。孰與耶。世傳平語、倚琵琶演之。平氏閨門、至死不失懿親。其音悲壯感憤、聽者莫不悽愴。余嘗西遊長門、過壇浦、觀平氏覆滅之處矣。又抵肥後、聞其州有五

【骨肉相食】親類互ニ殺シ合フ。

【閨門】一門。

【懿親】ヨキ親ミ。

【平語】平家物語。

【棲館】悲痛ナコト。

【五家山】球磨川ノ上流ニア。

家山。山谷深阻、平氏或竄匿焉。子孫至今猶有存者。不與外人交通云。夫平氏於王家功罪相償。天不必勦絕其後。則是其或然也。

三 源 氏

外史氏曰。余嘗踰函嶺。望八州之野。北控奧羽。知源氏基業深且遠矣。世傳八幡公。臨終遺書其家曰。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雖信否未可知。非無其謂也。蓋我王化自西漸東。東之强悍難服。足以敵全國。雖中古鋤治。纔就條緒。叛服不常。每爲

【函嶺】箱根山。
【八州】武藏・相模・上野・下野・上總・下總・安房・常陸。

【八幡公】八幡太郎義家。

【中古】王朝時代。

【鉢治】平ラゲ治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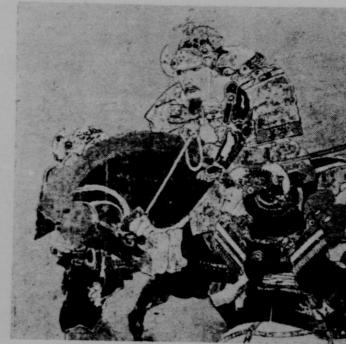
【自レ西漸レ東】西ノ九州方面

コリ段々ト東方ニ開ケテ

ヨク。

【八幡】王朝時代。

【鉢治】平ラゲ治ム。



國患而廟堂不以爲憂。蓋綱紀之弛。非一日也。相門爭寵。骨肉相軋。而不能制也。盜賊公行。劫公卿。上(卿)トノ總稱。宮闈閥ハ王宮ノ正門ノ傍ニ設ケタ二ツノ物見臺。轉ジテ宮城ノ義トス。桀黠ワルガシコイ。

【封豕長蛇】大キナ豬ヤ長キ蛇。食戾殘人ノ惡人ニ喰フ。義家ノ子義親誅セラル。徐々ニ。

【不塞其什】十分ノ一二モ及バヌ。致困敝。雜義スル。

【以レ罪誅】義家ノ子義親誅セラル。

而朝廷醻功不塞其什。一賴義遷任適致困敝。義家官不過四位衛尉。子孫或以罪誅。或以謫逐保。

【以シ講逐】義家ノ子義國上野ニ講セラル。
【保平之亂】保元・平治之亂。

【其所也】サウアルベキ所アル。

平之亂、又鬪其骨肉、殘亡垂盡。何報施之倒也。天之福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固其所也。故源氏之福、大發於賴朝、遂得司天下之權。家家儻豫、睹之耶。然余嘗謂、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而源氏不自知也。賴義義家、經略東北、捍護其民、前後十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及其奏功爲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目以私鬪停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喚咻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負源氏。當是之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柄。權柄。

【官符】敕書。

【喚咻】痛ミ念ヒテ發スル聲。人病ミテ吟ル聲。イタハル。

【柄】權柄。

【伊東】伊豆ノ伊東。初メ伊東祐親ニヨルヲ以テ此クイフ。

有不必待賴朝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舊志稱、賴朝之逃伊東也、心私祝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負源氏。當是之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柄。權柄。

賴朝曰、願得主關東八國。否則猶領伊豆、得以報伊東氏。由是觀之、其初念不過割據一隅。而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爲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又得廷臣抱才而時、幕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



【原】毀ト通ズ。

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吾嘗聞之，播磨之源氏、鎌倉之興、大江三善之徒、有竊抱民部省簿記而往者，亦可以見人心所向矣。夫王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源氏以清和之胄，世勤勞王事，以至於賴朝。經營艱苦，創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跡又再傳乃亡。天未艾源氏之福也。是以足利氏、新田氏、皆以清和之源，更起宰天下，而皆以上將

【上將】征夷大將軍。

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則是賴朝爲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莽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

【莽操懿卓】前漢ノ王莽、魏ノ曹操・司馬懿、後漢ノ董卓ノイフ。

【文飾】カザリヲツケル。

四 北條氏(一)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事，吾不忍言之也。而諸敍其事，晦澀不鬯。亦有疑於文飾者。獨源親房之論，頗可取信云。其論曰：源氏以武臣掌握天下，朝廷蓋

【不忍言】天子ヲ竄シ、元帥ガ故ニカクイフ。

【文飾】カザリヲツケル。

不能平。況其後嗣既絕、寡妻陪隸、繼當其家。欲乘此時而斃之、以復舊權似也。雖然、王綱之衰久矣。賴朝奮一臂、以平其亂。雖朝廷不復其舊、而民庶息肩。非有德政、足以勝之。則安克斃之縱使克斃之民之不安、天豈與之。王者之師、必加有罪。

賴朝陞高官、管重職、皆出法皇之允裁、非私竊之也。北條氏以其外家久司其權、未嘗失人望。非有顯然之罪也。而欲遽加之誅。



【高官】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

【重職】征夷大將軍及ビ總追捕使。

【允裁】許可。

【外家】妻ノ初戚。

【陪隸】シモベ。

【似也】道理アルヤウデアル。
【王綱】天子ノ政。ヒヂヲ振ヒ、手ニ何物モモタズシテ一骨折ル。

【息レ肩】肩ヲナスメル。

【二世】賴家・實朝。

是朝廷未爲無過。而北條氏又不可比之反賊。獲利者也。夫以賴朝之業、而猶不能過二世。北條氏乃以陪臣執國命。奕世累葉。是豈偶然哉。蓋義時非有才德過人也。泰時繼之修政立法。專操正直。不獨不踰己之分。戒飭親族及諸將士。莫敢規望高爵。至其子孫能守其法。不敢失墜。雖其政漸衰。卒至於亡。而得傳之七世之久。亦可謂無憾矣。大凡以保平以來之亂。而不有若賴朝。有若泰時。則六十州之民。何所底止。不詳於此。而特稱皇威之衰。武臣之專者。謬矣。外史氏曰。吾讀親房之論。而

【七世】時政・義時・泰時・時宗・貞時・高時。氏・經時・時賴・時宗・貞時。

【告君之體】神皇正統記ハモノニ作ラレタモノアルカラカクイフ。

【其言】親房ノ言。

【其事】北條氏ノコト。

悲其意焉。其亦出於不得已而告君之體、宜如此爾。後之君子、因其言而詳其事可也。蓋源氏之嗣既絕、藤原賴經爲征夷大將軍、其子賴嗣襲職。既而宗尊親王往代之、傳之其子惟康。久明親王又往代之、傳之其子守邦。而兵馬之政、每在於北條氏。故凡事皆不得不係之北條氏。

五 北條氏(二)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於源氏、則藤原氏之於王家也。皆不用寸兵尺鐵、而篡其國於衽席之上。何其

【寸兵尺鐵】寸尺ハ僅カノ義、兵鐵ハ共ニ武器アル。

【衽席】シトネ。シキモノ。轉ジテ閨。燈ノ上ニ坐リナガラ、極メテ簡単ニ。

【妻黨】妻ノ一族。北條氏ヲイフ。

【異姓】北條氏ヲイフ。

【懸殊】ハルカニ異ナル。

【骨肉】兄弟。

【翼戴】タスケイターカ。即チ賴經・賴嗣、宗尊親王等ヲ將軍トシテ戴ケルコト。

【攝錄】王攝家ヲイフ。

易也。蓋人情莫不知親其宗、而顧謂不如妻黨之可倚也。於是削弱兄弟、疏斥親族、以爲子孫除患害而不悟其自剪伐、以資異姓。可不哀哉。源氏之成國也、固懸殊王家。而其謬計出王家所未爲。故其取禍有更烈者。而北條氏之陰謀狡智、乃非藤原氏所及也。嗣其骨肉、剪其手足、潛收默竊其權、而如己未嘗措手。及其得權、亦有所翼戴、而不敢自居。辭其名、而取其實、舍其利、而操其柄、使天下不能議己。子孫守其遺謀、而加以周密、終使帝王之廢立、攝錄之進退、盡取決於己、而如己無所

關、不得已而爲之措置。是北條氏家法、所以能長持天下權衡焉。而至於盡心民事、前後武族所罕覩也。蓋自知其悖逆人神所不容、惴惴焉計以此。

【論者】正統記。【無所聞然】其ノ缺點ヲサシテ誹謗スルコトガ出來ヌ。【福難】承久之役ヲサス。【羣下】都下。【義時】義時ノ父也。【納降】降參ヲス、メル。

【以理導】道理ヲ説イテ父ヲサトス。

【以勢禁】大兵ノ勢ヲ以テ父ヲオドシ止メル。

【其父】義時。

豈之而泰時其最者矣。世之論者於泰時無所聞已。余謂承久之事、泰時其罪之魁也。何哉。使泰時之賢果如所傳乎、則既定禍難擁大兵於輦下、諸大處分莫不由己。其於朝廷與幕府往復之際、豈無所以善處之。已可以理導、又可以勢禁是之不思、而陷其父於大惡。雖有善政、寧贖其罪耶。是知舊史所稱、泰時勸其父、詣闕納降不聽。臨發問、

遇親征則何爲曰、降之否則決前皆史氏爲之文過耳。不足信也。至其立後嵯峨亦出恩仇之私。論者謂之天命正理、亦過褒矣。然北條氏七世、其可正シキ道理。【北條氏七世】時政・義時・泰時・經時・時賴・時宗・貞時・高時ノ八世ノノイフ。【人理】人道。【趣】キ。毒蛇。マムシノコト。【或傳】保脣開記。

【假手其臣僕】天ニ手ナキニヨリ深見ニ手ヲ假リタ。【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ノ網目ハアライヤウデアル

【元虜】蒙古。
ガ、漏ラシハセヌ。

【趙宋】趙ハ宋ノ姓。

【趙宋】趙ハ宋ノ姓。

【邊疆】邊境ノ地。

【凶威】タケルシキ暴威。

【定民志】人民ニ決心サセル。

【所挾】恫喝。



北宗靈廟ノソト

不漏豈不信哉。外史氏曰、時宗之禦元虜、保我天子之國、足以償父祖之罪矣。虜蓋以其所以恫喝也。趙宋者、來擬於我。卻其使、不納。未有曲直也。及彼以兵來魯、剪屠我邊疆、則曲執而戮之。折彼凶威、定我民志、奪其所挾、而決死待之。可謂深中機宜矣。否則我幾何而不爲趙宋也。其後唯菊池氏之待明、庶幾接武。足利氏屈膝外。

嚮不、足言已。豐臣氏能不辱國體、勝足利氏、萬萬然至與明戰。張皇太甚、內自困敝。雖攻守異勢、不及北條氏遠矣。北條氏之策、守則土著、不煩徵發。軍須不擾、經費委任將帥、不自中擊之。其戰、則憑陸誘寇、走舸逆戰。短兵急接、皆可以爲後世之法也。吾嘗觀鎮西士人所傳元寇圖卷、虜盛以砲礮、臨我而我兵揮刀奮前。虜不暇發焉。蓋是時、我未有火器、相敵。吾是以知兵之勝敗、在人不在器。我長技自有在、爲可恃也。

【長技自有在】得手ノ技ガ生來ソナハツテナル。

六 元弘之亂

二六

【將門之史】武家ノ歴史。外
史。史。承久之際。平治元年(一
八七〇)信賴義朝ノ亂アリ、
承久三年(一八七二)義時三帝
ヲ遷ス。【名實之不相讐】武臣ノ名
ガアツテ少シモ其ノ實ナ
ク君ヲ犯ス。

【綱維之弛】政治ガユルム。
【鷗舉之欲】フクロフトイフ
惡鳥ノヤウナ慾者ノ欲望。
【暴憚無忌者】平清盛ヲサ
ス。

【雄猜匪測者】タケノシ
ク、疑ヒ深ク、心ノ奥底ノ
測リ知ラレヌモノ。即チ源
賴朝ヲサス。

【王憲】天下ノ法度。
【屬謀】家來。

【考レ信】信實ヲ考證スル。

【指斥懲怒】天子ヲ斥ケ非常
ニ怒ル。【凌辱】オシノケ辱シム。
【萬乘之尊】天子。
【八州】大八州。即チ日本ノ古
稱。【狃參養】北條氏ノ伺ヒ養
ヒニナレル。【使嗾】逐ヒ使ハレル。
【出レ右】上位ニツク。
【甘爲】之役之不暇。心ノ底
カラ得心シテ逐ヒ使ハレ
ルノア忙シイ。【氣類所召】同氣同類ノモノ
【趨賄】衣冠ヲケテ巧ミニ
【爵秩】位ト祿。

【百餘年間】承久ノ亂カラ高
時ノ亡アマデ百餘年間。
【廢立黜陟】天子ヲ廢シタリ、
立テタリ、又ハ公卿百官ヲ

任免スル。

【盛感】チ、ミ上ル貌。

【三帝】後鳥羽・土御門・順徳
ノ三帝。
【隔絶千里】後鳥羽帝ハ隱
岐、土御門帝ハ土佐、順徳
帝ハ佐渡ニ涉リ、其ノ間千
里ヲ隔ツ。

【西狩】西へ巡幸シタマフ。即
チ後醍醐帝ノ隱岐ヘ徒サ
レ給ヒシヲ諱ミテカクイ
サメテ恐レテキル。

【虎狼】武臣ニタトフ。
【魚吹】自ラ誇リ氣健ナルコ
ト。勢ヲ張ル形容。
【重疊屏息】蹠ヲ重ネ、息ヲオ
フ。

朝廷蹙蹙、如被束縛、至於窺其顏色、以爲憂喜、何其甚也。余聞後鳥羽上皇之徙隱岐也、因石窟縛屋、纔庇風雨。十有九年、乃崩。蓋父子三帝、隔絕千里、各居窮海、終天不得相見。是其心何嘗一日忘北條氏哉。則元弘之事、萬不可已也。而其勤王之功、余以楠氏爲第一。微楠氏、則西狩之駕、吾見其與承久歸一轍而止而已。何哉。彼北條氏、雖失於政、其權力有更甚焉。藉累世之威、而加積弱之餘、百萬虎狼、隨其指呼。魚吹中國、莫之或擾。天下方以承久爲戒、重疊屏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而楠公

獨以眇眇之軀、唱義其閒、當其衝路、挫其爪牙、以鼓舞四方義士之氣、使之一時踰起、殄戮元惡、於斧鉞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朝之大恥。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爲之唱、焉能至此。是焉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後之論者、或有比之唐張巡者。巡戴全盛之唐室、拒狂胡之偏師。有二顏爲之先、有許遠爲之助、而不過遮蔽江淮、守城致死。以公視之、勢之難易、功之大小、豈可同日而語也。要之、位不滿其器、莫能展其才、而終能以躬殉國、靖獻先王、餘烈所及、

【日月之光】天皇ノ御威光。
【皇運之泰】泰ハ大ニ通ズ。天子ノ御運ノ大ナルコト。

【張巡】安祿山ノ軍ヲ睢陽城ニ、クヒ留メテ戦死ス。狂胡之偏師、狂氣ジミタ夷狄ノモノ、即チ安祿山ノ、副將令狐潮、尹子奇等ノ軍勢。

【二顏】顏真卿ト顔杲卿。許遠、睢陽城主ニシテ張巡共ニ城ヲ固守シタ人。

【江淮】揚子江ト淮水。

【靖獻】靖ハ安、先王ノ爲ニ心



不獨其子孫自公卿、自將士、各執弓箭以勤王事。概皆聞楠氏之風而起者謂也。嗚呼、如楠氏者、真可不愧。武臣之名矣。余故敍楠氏之事、以繼源平氏云。

七 楠 氏

【外史氏曰】余屢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爲驛趾。蓋經

ヲ盡スコト。義ニ安ンジ、誠ヲ王ニ獻ズルコト。
【餘烈】殘リノ威功。
【自公卿】公卿ハ源親房忠
卿・顯家。
【自將士】新田・菊池・土居
得能等。

【攝播】攝津・播磨。

【山崎路】京都・大阪間ノ山崎
街道アリフ。

【世故】世上ノ出來事。
【道里驛程】道路ノ里數、及ビ
宿場タクノ里程。
【低回】又低徊ニ作ル。立チモ
トホル。

【行在】笠置山。

【居然】オチツイテ坐シテ居
ル貌。
【感激遇】已ヲ知レル君
ニ出逢ヒタルヲ喜ビテ胸
ニコタヘル。
【同天日】既ニ傾イタ朝廷
(後醍醐帝)ヲ本ノ位ニ同
ヘス。
【二城】千早城。
【渠魁】首領。當時ヲサス。
【復辟】辟ハ君。再ビ天子ノ位
ニ即ク。
【結城・名和】結城宗廣ト名和
長年。
【舉措】處置。

足利織・豊・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隨輒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巍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值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虛、以殪其渠魁。帝之復辟、醸爵任職、宜以公爲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氏叛朝廷

方倚新田氏爲重公特充福禪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非因

公之策耶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然觀其

【犬羊狐鼠】足利氏ヲサス。

【不可爲】トモ回復デキ

【設心】心ガケル。

【正統】正シキ理統ノ天子、即チ南朝ヲイフ。

【彈丸黒子】小サキ地面。吉野ライフ。後村上・長慶・後龜山

【三朝】ノ三朝十餘年間。

【肝腦】肝臓臍臍、即チ全身ノ

【漸盡】意。

【灰滅】莫火ノ灰トナリテ消工。

ルガ如クニ亡ア。

【賣望】家柄ト名望。

【笠置夢兆】南木ノ御夢兆。

【南風不競】南風ハ南ノ詩。

其ノ音微弱ニシテ振ハズ、

以テ南方ノ國ノ勢力衰ヘ

テ振ハザルニ比ス。左傳、

襄公十八年ニ「晉人聞有

「楚師師曬曰、不室。吾驥

歌北風、又歌南風。」

多死聲。楚必無功。」トア

リ轉ジテ、我が國ニテ南

キモノト、餘計ノモノ。

正統ト閏統。

朝ノ勢ノ振ハザルニ借り用フ。

【終古】永久ニ。

【正閏】モトカラアリテ、正シ

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尙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八 新田氏(一)

【八幡公】八幡太郎義家。

【軒輊】軒ハ車ノ前ノ高キヲイヒ、輊ハ其ノ低キヲイフ。轉ジテ優レルト劣レルト。

有隙】仲ガ惡イ。

外史氏曰、新田・足利二氏、皆出於八幡公。其門閥固不相下也。而新田氏爲嫡宗。舊志皆以足利氏承源氏之統。號曰將軍者、以成敗之跡、軒輊之耳。然二家聲威有優劣者、有由來矣。蓋二家之所同祖者、義國・義國以八幡公之子、而謫於上野。所謂新田郡、其所食也。二子義重・義康、義康依其外家田原氏、居足利郡、終得分食其半。而義重繼有新田、又襲義國官爵。則義重之爲謫宗明矣。然及源賴朝起、義重與之有隙。以大炊助終其身。子孫不

過日】上野一武族。而義康遭遇事變、頓進官爵。又與源義朝同娶於熱田。故子孫受賴朝親昵。又世結婚於北條氏、互相倚賴。著于鎌倉後醍醐帝之未起事、蓋稔聞。足利氏之爲強宗也。是以及聞其倒戈、遽許寵爵。其藝玩朝廷、覬覦非望、帝有以啓之。而新田氏之功勞遠出其上者、則待二家交訟之日、然後知之。及尊氏叛逆、乃命義貞宗族以防之。而其勢既成、不可復遏、可勝歎哉。世或謂義貞族望不及尊氏、故不能獨立、而倚朝廷以爲重。余以爲不然。朝廷倚新田氏、非新田氏倚朝廷也。新

【秘聞】久シク前カラ聞知シタ。

【倒戈】北條ニ叛イテ官軍ニ從フ。

【藝玩】アナドリテ、モテアソビモノニスル。

田氏將帥材武、部屬精勁、非足利氏所企及。而數奇敗衄、終至消亡者、無他故也。天下厭苦朝政、而不得已而從之、勉强而赴戰。雜以衣纓之福裨、譏謳歌武治。故利尊氏之營私、而不便義貞之奉公。

【衣纓】衣冠束帶シタ公卿。
【譏謳歌】畿内ノ急ゴシ。
【數奇敗衄】不運ア敗レツ。
【掣肘牽累】自由ニサセヌ。

【困踏】因シミツマヅク。
【三尺童子】二歳半ヲ一尺ト
スルガ故ニ、三尺ハ七八歳
ノ子供。

【倍畔】ソムク。

【成敗】足利氏ハ成功、新田氏ハ失敗。
【第三世】義満。
【其實】兵馬ノ權。
【總戎】軍事ヲ引きスマル役。
【以レ此爲首】護良親王ヲ詫。
【訴スルヲ以テ最初トスル】
附見焉。

氏之統、其歸新田氏久矣。是寧可以成敗論也。且夫將門之有統、非必如帝室也。況足利氏之所謂將者、始於其第三世。如其父其祖、皆非受命於正統之朝也。受命於正統之朝、而爲將軍者、乃護良成良二親王。而非必有其實。至於中興總戎之寄、固屬義貞云。余之列敍兩家也、以此然新田氏起義、由於護良親王而足利氏謀逆、亦以此爲首。故

【手記】手控ノ記録。『義貞軍記』ノコト。

【法戒】作法訓誠。

【成於元弘】元弘年間北條氏ヲ敗ル。

【敗於延元】延元年間足利氏ニ破ラル。

【上之人】天皇。
【叡山之事】後醍醐天皇が尊氏ニ欺カレ、義貞ヲシテ太子ヲ奉ジテ越前ニ赴カシメ親ラハ京都へ遷ラレタコト。
【義貞之東伐】義貞ガ鎌倉ノ尊氏ヲ攻メタコト。
【懸軍】軍ヲ遠ク出ス。又ハ其ノ軍隊。
【賊西奔】尊氏ガ西九州ニ北ゲタコト。
【聖城】白旗城。
【主聰】天子ノ耳。
【苟喻】一時ノガレ。

外史氏曰、余見義貞手記者、蓋其未舉事時、語家子弟武門法戒、淺近而已。然有言曰、爲將者、奉上撫下、決志而行、聽運於天、勿尤人也。義貞成於元弘、而敗於延元。亦時運有可不可耶。將上之人有負之耶。至叡山之事、可謂負之甚矣。帝蓋前此未曾面議事。至此亦嘗試兩端、僥倖孰成。以是待將帥、惡濟時艱哉。吾嘗咎義貞之東伐、不按兵持重、俟奧兵擾其内、而後應之。懸軍長驅、一敗成賊勢。及賊西奔、則不捲甲窮追、頓兵堅城、以致賊再燃。是緩急兩失機也。然當時主聰壅蔽、國論苟喻者

如此。蓋雖有善謀、難於輒行。則不可賣罪其戰也。是故爲官則敗、爲私則成。寧敗而忠義不成、而姦賊義貞之志亦可悲矣。吾居平安、每覩東山岡阜、起伏指義貞力戰處、仰觀叡山、又念其拜辭北行時也。帝及南遷、蓋深悔此舉、下哀痛詔而已。無及矣。噫、君臣際會難矣。可不慨歎歟。假令義貞有霸心、當其初克鎌倉、北條氏餘燼未滅、而足利氏反迹已形。義貞以此爲請、坐鎮舊府、蓄力養威、與護良親王東西合謀、請清君側、朝廷不敢不聽。使尊氏或挾天子以臨我、其逆節漸長、天子終不能堪。

【舊府】鎌倉幕府。

【南遷】吉野遷都。

【平安】京都。

【授レ銭】天子ヨリ斧銭ヲ拜受シテ出征スル。

【形格勢禁】形ガサ、ヘラレ、勢ガハマリ、自由ヲ失フ。

【自如】物事ニ動セザル貌。

【無根之兵】孤立兵。

必將引我以自援。猶後白河之近疎、義仲、而遠款賴朝耳。是新田氏上計也。不然、當其始授レ銭、進據信濃・上野、連之奥羽、俯瞰八州、扼賊之吭、而拊其背、賊形格勢禁、必不棄我以犯闕。是又其次也。及其辭叡山、則事不可爲矣。然得擁太子、進退自如。爲赴越前而潛歸上野、勢或可達。收合舊部、奪賊巢窟、據以爲根本、進則成恢復、退則圖翼戴、又可以展其才、而得其志。計不出於此。以無根之兵、奔走東西、而謀與戰皆不由己。宜其困屈無所成也。雖然、奉令周旋、銳意勤王、不暇占便利、所以爲義

貞也。觀其死時、猶佩錦囊詔書、見其報國之志、百

【源】生々シタ貌。
【十三世】尊氏・義詮・義滿・義持・義教・義勝・義政・義尚・義種・義澄・義晴・義輝・義昭。

【市塵迷離】市中ニ塵ガ立チ

【朱李】唐末、朱全忠ハ汴梁ニヨリテ後梁ヲ立テシヲコメテ、紛亂不明ナルコト。即チ戰亂ノ絶エヌ形容。

【河北太原】李克用ノ據リシ地。

【趙藝祖】宋ノ太祖。

敗不挫。至今凜有生氣而老賊之骨、朽腐已久。十
三世之室町、徒見市塵迷離。索其斷礎、不復可識矣。義貞之聽運於天、其以此耶。余嘗謂新田・足利之兵爭、猶朱・李之於唐季。義貞忠勇、勝於克用。而義興等英邁、不讓存勗。存勗覆滅汴梁、而義興等不克報。室町者、亦非有所牽制故歟。抑我東北形勝、同於河北、太原而新田氏不能據有也。然義貞

祈山靈、以其子孫再起滅賊。又猶邈佶烈祝天願生真主、安天下也。世稱趙藝祖應祝而生。我二百

【新田遠裔】徳川家康ヲサス。

年後、代足利氏而興者、實出於新田遠裔。亦烏知
非應義貞之祈哉。則天運果有復時。勝敗之數、未
可^{カラ}以歲月較也。

○足利氏

外史氏曰、源氏者攘王土以摟王臣者也。足利氏者、奪王土以役王臣者也。故論足利氏之罪、浮於源氏。而源氏再傳而亡、足利氏乃得延之十三世者。蓋源氏剪除宗族、孤立自斃。而足利氏封建子弟舊臣、足以相維持。故不遽滅焉耳。然其封建也、

【如^ニ蝟毛】謀反人ガハリ鼠ノ毛ノヤウニ盛ンニタチ起ル。
【強驚桀黠】將士ガ專横ア、荒馬ノ手ニ合ハズ。強クシテ惡ルガシコイ。

【東向】鎌倉ニ向フ。

【人民之富】人ノ多キコト。

【六分之一】十一州ヲ有スル山名氏ヲサス。山名氏ノ足利家。
【宿疑相圖】ネタミウタガヒ深キコト、恰モ義教・持氏アル。闇キ合ツタ如クアル。

不知制本末輕重之勢、是以纔能僞定一時、而反者如^ニ蝟毛而起。至其中葉以後、天下禽奔獸遁、而不可復制也。夫源氏將士、其強驚桀黠、不減足利氏時也。奔走馳驅、無一人彎弓東向者何哉。無他、其力微弱易制、而進退易置之權、常在於我也。至於足利氏、與之以土地之饒、授之以人民之富、其勢足以爲亂。而又襲之子孫、牢不可拔。豈可莫以預防其變哉。然而漫然割與、動使一姓得踞三四州。甚者居天下六分之一、而莫之能制。至於其封
鎌倉與室町如^ニ二君焉。遂致其子孫猜疑相圖、而

【尾大不掉、末大必折】左傳昭
公十一年ニ出づ。

所謂尾大不掉、末大必折者也。然其爲之者有故焉。彼其計奪王家中興之業。故濫賞侈封、務充其欲、不復計其後。以苟取天下。天下已集矣、而不可裁抑。一有所問、裂眦而起。無足怪者。充彼之欲、以濟我之私。彼知我私、而以其功邀於我。我何以制之哉。蓋足利氏、以土地人民、餌天下之豪俊、而不能掣之。并其餌、而失之。亦可哀矣。故彼急於取天下、而爲苟且攫竊之計者、未有不貽禍於子孫者。

足利氏宗族君臣、更相屠戮、十三世之久、而殆無「苟且」。カリソメ。

【或曰】新井白石。
【不稱】名ガ實ト合セズ。
【不順】不合理。

寧日者豈非由其篡奪之報也哉。後之爲人臣者、亦可以知懼矣。或曰、將家禮制、概成於義滿之時、而有可憾者。夫行天子事、而謂之將軍、已爲不稱。而爲之下者、受封將家、而班爵王朝。又爲不順。使義滿有學有術、參酌古今、創立官爵、已下天子一等、除王朝公卿之外、天下萬姓、盡爲其臣、豈不善哉。外史氏曰、噫、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夫天下有名有實。昔我王家統馭海內、食租衣稅、而以爵秩酬功勞。當是時、名實之權、竝在朝廷。及於其後、有盜其名、而敗者。平將門是也。有竊其實而成者。源

【有名有實】名ハ天皇實ハ
土地・人民。
【食租衣稅】租稅ヲ取立テ
テ之ヲ衣食ニアテル。

【天誅不旋踵】天ノ誅罰ガ踵ヲ廻ラス暇モナク、直子ニ至ル。源賴朝ノ設ケシ職名、警備ノタメ國司ニ添ヘ置ク。
【若日既充其腹】云々既ニ實機ガ其ノ腹ニ充實シテキル以テ其ノ服ナドヲ文ル必要ハナイ。
【尺地一民】僅カノ土地モ、一人ノ民モ。

【虚器】天子トイフ虛名。
【源氏之故】源氏ノ前例。
【上將】大將軍。

【乘輿】天子ノ車馬、轉ジテ行幸中ノ天子ヲササ。【僭擬】分フ超エテ上ノマネフル。【攝錄清華】簾ハ符、天子ニ代リテ符ヲ取ル義。攝錄ハ攝政ノ異稱。清華ハ貴キ。

賴朝是也。有欲并有其名實而兩失之者。則足利氏是已。夫將門未定八州而先擬帝皇天誅不旋踵。賴朝乃請守護之設、分取天下兵食而其號則不過曰追捕使。若曰既充其腹何必華其服。及尊氏奪中興之業、尺地一民莫非其有。而朝廷徒擁虛器、不徒分取之也。然名分所在不可踰越。故擁戴北朝天子而已。以上將宰天下猶源氏之故焉。至於義滿驕侈跋扈、僭擬乘輿、通信外國、稱日本國王、分舊臣門族以倣攝錄清華。豈非欲并有名實哉。朝廷擬其贈號、以太上天皇雖無稽之甚、貽

家柄。華族。總ジテ藤原家ヲ分チタル名稱ニテ、五攝家七清華ヲイフ。
【早世】享年五十。

【孔子愛告朔之餼羊】論語八佾篇ニ見エ。周ノ世ニ諸侯が天子ヨリ曆ヲ受ケテ歸リ、之ヲ廟ニ納メオキ、毎月ノ初メニ廟ヨリ出ダシテ廟ヲ告ゲ。然ルニ魯ノ文公ノ時ヨリ此ノ禮廢セラレ、有司ハ唯一匹ノ羊ヲ供ヘモノストマニテ、孔子ノ弟子ノ子貢ガ其ノ羊ヲ供フルコトヲ止メント曰ヒシニヨリ、孔子ハセメテハ此ノ羊ヲ供フルコトダケヲモ存シテオケバ、又古禮ノ復活スルコトモアラウト曰ハレテ、ソノ羊ヲ愛ンダノデアル。茲デハ即チ假令名ノミニテモ朝廷ニ存シオクガヨトイチ義。

【春秋ノ世ノ晉ノ文公】笑千古而義滿素心所蓄、亦可以見矣。其早世不終志、可不謂我邦之幸也。而或者憾之何哉。昔者孔子愛告朔之餼羊。王室既喪其實矣。賴有其名耳。而今又欲舉而褫之。是助足利氏爲虐者也。晉以侯而宰周之天下、霍氏以大將軍而宰漢之天下、自古有之。是亦可矣。不必別撰名號以稱其實也。且夫自公侯至輿臺、以次相僕役。而莫非王臣者。何爲不順哉。饒令新建爵號、猶平新皇之爲耳。豈能如千歲因襲之名、在民耳目足以服其心耶。假使足利氏如或者之說、吾知其不能一日居也。

【霍氏】前漢ノ霍光。大將軍トナリ昭帝ニ事フ。
【輿臺】左傳昭公七年ニ、人ニ十等アルヲ論ス。王・公・大夫・士・卑・輿・隸・僚・僕・臺。即チ賤シキ者ヲイフ。
【平新皇】平將門ハ新皇ト稱シテ爲宮ヲ建テタルニヨリ將門ヲカク呼ブ。
【介介然】コセノト意ニハサム。

【豈非云々】韓非子ニ出グ。
【虎二羽】附ケタヤウナモノテ中々制シキレヌ。
【策トイハ不バナラヌ】如何ニモ失

余謂足利氏之欲并有名實也。於其自處已爲失義。而於其事上御下之際又有失計焉者何以謂之。夫我已有其實而貽天子以虛器是擁虛器者耳。何必介介然扶北而擠南。唯夫扶北而擠南。是故天下囂然莫或寧一。而其分舊臣門族也。所謂三管領皆據大封者也。既與之以土地人民之富。而又假之以官號之崇。授之以權柄之要。是奚異傅虎以翼歟。應仁之亂。是其所由起焉。而終致上將亦擁虛器同於王室。其極也。并其位號而喪之矣。是所謂兩失名實也。豈非計之失者哉。

二 後北條氏



北條早雲

【早雲】初メ北條長氏トイヒ。後出家入道シテ早雲ト號シ。相模伊豆ヲ領有ス。
【儒士】儒者。
【黄石公】黄石公ハ秦ノ隱士。三略トハ兵書ノ名。上略・中略・下略ノ三卷アリ。黄石公ノ著ト稱スレドモ偽書ナリ。

外史氏曰。余聞早雲嘗召
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
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
雄之心。早雲聽之。曰。止矣。
吾旣得之矣。不復使說。嗚
呼。有以夫。其以流寓漂泊
之人。據有八州。以開五世之基也。夫足利氏墮其
綱維。權臣內閥。海內戰爭。所以然者無他。故焉。天

【雲蒸龍變】英雄ノ時運ニ會ヒテ起ル形容。

【制其死命】死生ノ命ヲ自由ニスルコト。

下英雄、各以其心爲心、而主將不能收攬之焉耳。早雲蓋早有見於此。以爲天下之事可知已。故仗一劍之任、周流天下、以求用武之地。一得其地、雲蒸龍變、莫之或拒。夫以兩上杉氏百年故家財賦之富兵馬之雄、而早雲以赤手圖之。奚異錐鑿山哉。乃能戰勝、攻取制其死命者、果何所恃而然歟。亦以其結納英雄、得其驩心、兵寡而志一、地狹而力合。如同舟濟江、不期而救。以此臨敵、雖橫行天下無難。而況於兩上杉氏乎。氏綱・氏康所以續緒業致强大者、亦由此道也。至於氏政・氏直、已代兩

上杉、以擅八州之富強、意滿志侈、不復用心於此。上下漸遠、君民不親、欲恃區區之法令、以制馭其下。而不知其下之心既已去之矣。將何恃以抗天。下勁敵耶。然豐臣太閤以不世出之略、加之以我東照公、左提右挈、率天下之猛將精兵、往問其罪。其勢力足以震撼天地、而合圍半歲、纔能舉之者、非以其父祖之收攬人心、有固結不可解也哉。

【動敵】強敵。
【不世出之略】世ニメツタニ
出デザル才略。

【二家】武田信玄、上杉謙信。
【假託】僞作。

三 武田氏・上杉氏

外史氏曰、世傳二家兵書有、出後人假託者、不可

【勇悍趨捷】勇氣ガアツテ手強ク、身軽クスバシコイ。

【闇國】全國。

【魏・唐】三国ノ魏ト、李氏ノ唐。

【承久】北條氏ガ三帝ヲ徙シ
【建武】足利高氏ガ謀叛シテ
後醍醐帝ヲ隱岐ニ流サレ
シコト。

盡信。特言兵於我邦、期乎二公者、不可不知其由也。夫勇悍趨捷、重恥輕死、我國俗所自有。我先王又養之以恩、結之以信、所以撫摩鍊治之、經數百年、闇國之民親其上、死其長、如手足之扞頭目、以能震懾四鄰、雖魏唐之强大、不能加焉者、恃此俗也。及至通唐氏乃舍此學彼、斬樸爲文、鑽強爲弱。平時奔競、有急遁逃、幾乎舉朝皆婦人矣。而先王遺民勇而輕死者、皆爲將門所收。以此奪王權、營私利、無所爲而不成。承久建武之事、輒皆爲然。故先王所以自衛、後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顧用

【日津月属】日々月々キタヘラレ、ミガカル。

捨何如耳。降至戰國、此兵各爲群雄所分領。日津月厲、愈用愈勁。而其撫摩鍊治、教之而後戰者、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兵之精、極於此時。而二家又精之精者矣。且源平以還、其兵皆散而自戰、將勇卒銳者勝。非必有束伍、結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於二家。二家兵法傳爲我邦極則者、由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每自東國起、其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田・豐臣・徳川、竝起侯甸、騎、騎率徒取致遠、至戰概舍馬步鬪。故騎戰遂廢。

【京畿】京都。

【侯甸】近畿ノ地。

【束伍】伍ヲ組ムコト。

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田・豊臣・徳川、竝起侯甸、騎、騎率徒取致遠、至戰概舍馬步鬪。故騎戰遂廢。

【軍鋒】軍ノ先鋒。

【間諜】マハシモノ。

【牙旗】大將ノ旗。

【鼓螺】太鼓トホラガヒ。

【左右拒】左拒。右拒。左右ノソナヘ。

又用火器與長槍以爲軍鋒而弓矢之用稍衰。是又我邦兵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往往收漁獵者爲弓銃手、收盜賊爲閒諜、以補隊伍、充斥候。二家皆是。二家之陣、大約弓銃手居前、長槍步卒次之、騎士次之、牙旗鼓螺居中、左右拒夾之、輜重居後、游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士下馬以進、或自卒傍出、或自中跳盪而出戰酣、或以麾下乘之。雖變化無準、概以此爲常。一時竝

同此法、而群雄環視獨畏二家。幸其噬搏弗解、不敢觸犯云。夫孫武・吳起不同世而生。饒使同世生、

【麾下】大將ノ旗下。

【噬搏】カミ合ヒ打合フ。

【孫武・吳起】共ニ支那戰國時代ノ代兵家ニシテ孫武ハ孫

子ヲ著シ、吳起ハ吳子ヲ著ス。

【趙・魏】共ニ戰國時代ノ大國。

【希世之遇】世ニ稀ナ相遇。

【機權】機略ヤ機變。

【吾父】山陽ノ父、春水。

【畠山氏】畠山義春。

【宇佐美氏】宇佐美勝興。

【畠山氏】畠山義春。

借人之兵、以施己之法、不能大展其力、確鬪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趙・魏之甲、而比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言兵者、觀二公相與之跡、識其形勢機權之大、然後參之其書、辨別眞僞、其法可得而詳論。余是以合敍二家焉。昔者、吾父嘗行過甲斐。甲斐民、飲食必稱館君。館君、信玄也。以信玄之悖逆、而能抗強敵數十年、而不相下。豈非以其教民有素哉。謙信之事、多世所不傳。余并考畠山氏・宇佐美氏說、又與米澤人士交游、爲余言如此。

三毛利氏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時每觀嚴島、亦末嘗不^{シラフ}想見元就之麿^{セシナ}賊也。夫室町之時、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是已。唯元就之於陶^{トトロ}賊、與北條早雲之於堀^{ケル}越^{ハタケ}、羽

【喧呶】喧シク騒ぐ。

【孟子所謂云云】孟子盡心篇ニ、「春秋無善戰。」トアリ。善戦トハ義ノタメノ戰ヲイフ。

【日雲之於堀越】堀越御所

【賊】陶晴賢。

【喧呶】喧シク騒ぐ。

【孟子所謂云云】孟子盡心篇

ニ、「春秋無善戰。」トアリ。善戦トハ義ノタメノ戰ヲイフ。

【日雲之於堀越】堀越御所

ガ足利政知ノ長子茶々丸
父ト繼母トヲ弑シタルニ
ヨリ、早雲ノ之ヲ誅シタル
事實。

【稱道】ホメタ、ヘル。

【亂臣賊子】臣ニシテ其ノ君ヲ弑スルヲ亂臣トイヒ、子ニシテ其ノ父ヲ弑スルヲ賊子トイフ。

【牧伯】大名。

【讐讐】タガヒ逆フ。

【名正言從】名分ガ正シク、其ノ言フ所ガ道理ニカナツテキル。

【十三州】山陰、山陽兩道ノ三州。中、三州ヲ省キタル餘ノ十三州。

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道故其功效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スルダシキハル}甚至相率歸之、以爲倚賴。獨元就以微力^ヲ圖^{スル}誅討^ヲ而^{シテ}又請之天子。名正言從。義旗所指、無堅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爲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天下

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閒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事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雄也。吾論元就、不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雄也。

【效貢賦】其ノ領地・年貢・賦役ヲ獻上スル。
【助舉朝儀】朝廷ノ御儀式ヲ手傳フ。
【委資】資ニ通ズ。
【策權】孫策・孫權ハ共ニ孫堅ノ子デアル。
【江東】吳。魏武魏ノ武帝。卽子曹操。

日也。昔者、孫堅以英傑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春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高義哉。

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爲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土屹然、猶雄西陲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四 織 田 氏(一)

外史氏曰、封建之成勢於我邦也、其來遠矣。在昔王家郡縣七道治以守介田以口分、四徵租調而朝之職位、皆有田、有食封、有功田。其食封、多者不

【封建】天子ガ土地ヲ分チ、建テ諸侯トスル制。
【郡縣】諸侯ヲ廢シ、中央政府ニテ天下ノ萬機ヲ統一メル制度。秦始皇天下ヲ定メ、海内ヲ三十六郡トナスニ始マル。

【七道】東海・東山・北陸・山陰
・山陽・南海・西海・諸道。

【守・介】守ト介トハ共ニ役名
ニテ、介ハ次官ニ位ス。

【口分】口分田トイヒ、家族ノ
人數ニ應ジテ田地ヲ與ヘ、
男ハ二段、女ハ三分ノ一ヲ
減ジ、六年毎ニ調査改正
ス。

【四徵】四方カラ取立テル。
【租調】租ハ田地ノ租稅、調ハ
戸數割。

【職位】職ニヨリテ賜ハル職
田ト、位ニヨリテ賜ハル位

【食封】戸數ヲ以テ田地ヲ賜ハ
ルモノ。食邑トモイフ。

【太政大臣】ハ三千戸、左右大
臣ハ二千戸、大納言ハ八百
戸等。

【功田】功勞アルモノニ賜ハ
ル田地。大功田ハ世襲、上
功ハ三世、中功ハ二世、下
功ハ子ニ傳ヘルノミ。

【不輸】租調ヲ納メヌ民。

【莊園】中古、王子・大臣ナド
ニ賜ヒシ田園。即チ藤原氏

過三千戸。功田四等、世襲之者止於大功。當是時、未有封建之勢也。自相門世權所在、封戶日多、不輸之地、不課之民、半於天下。後三條帝欲矯其弊、而不能遂。是以後、各國莊園居其十九、守介所治僅一焉。甚則國司終不赴任、而權延其地方豪族、武人以自代、謂之目代。而至源氏起、國司置護、莊園置地頭、分領糧粟、以備盜賊。則嚮所謂目代之類者、朶峙六十州而封建之勢始矣。北條氏因其遺制、守護之任、猶得考課易置。如古之國司、然往往因襲傳之子孫、漸成封建之勢。而至建武

ノモノ。

【國司】國衙。

【考課易置】其ノ功勞ヲ考査シテ置キカヘラスル。

【以一姓連二三州】例ヘ

バ新田義貞ハ上野・播磨、

補正成ハ攝津・河内、名和

長年ハ伯耆・内讃、足利尊

氏ハ武藏・常陸・下總ヲ領

守スルノ類。

【陪臣】山名・細川氏等ヲサ

【構難京師】京都ニ亂ヲオ

コス。應仁ノ亂ヲイフ。

【陪臣】織田氏ハ足利氏ノ臣

ス。斯波氏ノ家來。

中興之時、朝廷欲以特恩收武臣之心、以新田・足利諸族充諸國守護。概以一姓連二三州、雖名爲守護、其實封建之也。及足利氏叛、奪其成績、而與之其子弟功臣、仍稱守護、而世襲之。土地兵馬、儼然諸侯而封建之勢成矣。足利氏初務以大封、啗將士、得以撓朝廷之權。既得天下、而勢不可削。及其政既衰、其權臣構難京師、而所謂諸侯群起爲之黨援、又互相吞滅、益成强大。而最後織田氏以其陪臣崛起而并之。部下皆一時英豪、攻擊四出、取城略地者、因而賞之。其志在於盡鋤天下、故國

【舊國】毛利・上杉・島津ノ諸氏。



織田信長

而以其功臣代之未成而踣。而豐臣氏以其將校踵起、見織田氏所志甚難而不成也。是以舊國之降附者存而撫之、大者或蟠踞八九州而不加殺削。是以得速致於混一而沒。而未幾海內分崩。由此觀之、封建之勢始於源氏、而成於足利氏。足利氏未享其利、而不勝其弊。織田・豐臣承其弊、而不知裁之之術。蓋皆有待於我德川氏也。夫有外諸侯、有內

【外諸侯】外様大名。

【内功臣】諸代大名。

【我】上。

功臣内功臣之封不能抗外諸侯。然後足以親戴衛護其内、而折衝禦侮其外。否则功臣亦與諸侯等耳。無戴我之心、而有爭我之意。是織田氏所以被禍也。雖能存外諸侯、而不知斷長補短、使勢力略敵。又不知大封宗族、據其扼塞、犬牙相制、以鎮壓其邪心。是豊臣氏所以絕嗣也。織田氏唯難於取之。故重於分之。豊臣氏唯易於取之。故輕於分之。輕之與重之、其情雖異、其不能收天下英雄之心一耳。故曰、二氏承封建之弊、而不知裁之之術也。至我德川氏、鑑二氏之失、而秉其衷、矯之以漸、

【柳宗元】字ハ子厚、柳州ト號ス。唐宋八大家ノ一人。其ノ封建論ハ「唐宋八大家文、卷七」ニ見エ。柳宗元ハ「彼生ニ郡縣之世」。柳宗元ハ「唐ノ世ニ生レタ」。

【參・遠勳舊】參河ト遠江（徳川氏ノ舊國）ノ勳功アル舊臣。

【外藩】外様大名。

【織田・豐臣二氏】織田・豐臣二氏。

【慶長庚子】慶長五年（三六〇）閏ノ原役ヲサス。

【陳・項】陳勝ト項羽。

先敍二氏、而論其勢之所從來如此。

五 織 田 氏(二)

【元龜開】百六代正親町帝ノ年號（三三〇—三三三）。足利義昭ノ頃。

【羣鶴之下】天子ノ在ス都。

【右府】右大臣信長ヲサス。

【不猶】所謂大將軍告身ニ云云。告身トハ唐ノ世ニ官ヲ受クル符、即チ今ノ辭令書ニ當ル。當時威衰ヘテ大將軍ニ任ズトノ辭令ヲ受クルモ、僅カニ酒一杯領クル位ノ價値ナリトイフ。

外史氏曰、往時平安故老、有及覩元龜閒事。言其時宮闕墮廢、群兒入頽垣中、搏土爲戲。及織田公來、始有可觀云。夫應仁以還、海內分裂、輦轂之下、每爲兵馬馳逐之場。非右府誰能闢除草萊、以再造王室哉。及朝廷醡其功、擬以征夷之拜。則辭不受。蓋將家與王室俱極衰頽、名重實輕。不猶所謂大將軍告身、僅直一醉者耶。右府志在混同海宇、

權其内外輕重之際、以維持於萬世。封建之勢、於是一定而不可復撼焉。唐柳宗元論封建曰、「勢也。余曰、封建勢也。制勢人也。彼生郡縣之世、而揣利弊於千載之上。使其目我邦之今日、以爲何如哉。蓋德川氏之致太平、雖由參遠勳舊之力、而新附將帥之功與焉。今之外藩列國、成邦於足利氏以前者、如島津・佐竹・伊達・上杉・毛利・鍋島、是已。其餘皆由二氏興家者、雖慶長庚子以後、定賜封土、與之更始、而猶彼漢侯王之於陳・項、唐將相之於周隋。不原其前代、其建置本未不可得而詳也。余故

不欲遽冒虛名爾。視之彼假關東管領以誇隣國者、其器量固有閒焉。抑朝廷名器不足輕重天下豪傑、至於如此。挾焉以令天下、天下未必聳動也。而右府爲之扶植經紀、慙慙不置。是其高義、雖謂凌齊桓而駕晉文可也。當是之時、群雄之割據方隅者、環視傍觀而莫能出於此。其日夜所務以代眠食者、曰戰而已矣。而其所謂戰、徒較勝負於銖兩之間、拏攫搏噬以爭尋常。如武田・上杉・北條・毛利、概無不然。獨右府以超世之材、籠蓋而取之。其視武田・上杉、猶我藩籬。使其相持不決、日費其財、

【假關東管領以誇隣國者】
武田氏ト談判ノ際、上杉謹信ハ關東管領ノ職ヲタテニトツテ威張リタルノ故事ヲトリ、上杉謙信ノコトヲサス。

【名器】位官ト車服ノ類。

【扶植經紀】王室ト足利氏ト助ケ、見積リツケテ治ム。春秋ノ五伯タル齊ノ桓公ト晉ノ文公。

【藩離】マガキ。

【財賦】財貨租稅。

【隔閡】隔子塞グ。

賦月敝其甲兵、適足以隔閡我東面。而我得以專力經略畿甸。畿甸已定、西面以臨毛利氏。如拉枯摧朽耳。於是吾疆土益大、兵力益強。以强大之我、加費敝之敵。上杉・武田固不能支我。而北條氏孤立矣。則東國皆可圖也。是其成算、夙定於胸中。奚必較區區勝敗哉。猶夫奕碁也。天下群雄、方守一角、依傍。而右府獨以全局制其勝。可不謂之超世之才歟。然定數百年分裂之世、如治盤根錯節。必以鋤斂斬斷見功。其間必有大矯拂人心者。而取之甚難者、持之必太急。待將帥御臣民、不能無猜忍。

【盤根錯節】蟠マレル根ヤ、入リ組ンダル節。

【矯拂】人ノ心ニサカラヒモトル。

【猜忍刻厲】疑ヒ深ク、薄情アリ、手キビシイ。

【周世宗】五代ノ後周ノ第二世。

【趙宋之業】趙匡胤ハ後周ニ次イテ天下ヲ取り、之ヲ宋トイフ。

刻厲之病。所以中道遭禍、亦勢之必至、不足深咎也。昔周世宗以英明之資、而抱混一之志、不牽衆言、厲精進取、雖半途而歿、而能開趙宋之業。右府之迹、蓋似之矣。而豐臣氏以右府將校、繼其成績、能就其志、而至於尊王之義、經營四方之略、無一不師右府者。卽德川氏之興、亦不能不因此以致王室。將家竝見今日之盛。佐成大業、藩屏四方者、概係右府所置焉。則謂之右府之業、亦何不可譬之築室、治其蕪穢、鏟其高卑、而又爲之鳩其材木、使後人加之繩墨斧斤、成而居之。嗚呼、其勞寧可。【後人】豐臣・徳川ノサス。

「沒也。」

六 豊 臣 氏



吉秀臣

【安直・蘇駒】共ニ北狄ノ種族ノ名。今日ノ滿洲族。

【東山】京都ニ在リ。

【高臺之祠】高臺寺ニ在ル秀吉ノ祠。

【韓人所紀】朝鮮ノ柳成龍編スル所ノ「蠻蠻錄」。

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太閤像於高臺之祠。祠門蓋以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紀、曰、明遣使者、窺太閤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射人不

可仰見。今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太閤生於女

【朱明】明ノ姓ハ朱。

【覺羅】愛親覺羅トイヒ、清ノ太祖トナル。

【出其右】ソレヨリ優レテキル。

【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

【六國】楚・燕・齊・韓・魏・趙。

【累葉】代々。

直・靺鞨間、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爲人、酷肖秦皇漢武。而雄才大略、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豊富、馭區宇、不論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威、蹶衰殘之六國、孰與太閽之徒手奮起、制服群雄。然過用其民力、以取絕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況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愛民力、固足以招危亡、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此二者、其勢

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閭巷之人、博而獲大勝。使其不勝、一寢人耳。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不怨。太閼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不敢比肩。一旦立其上、而常恐其不服己也。以爲吾由微賤、而得司利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速成也。故割膏腴、頒金帛、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戰功、視之

【遭遇變故】光秀ノ弑逆。

【閭巷】村閭。

【博】賭博スル。

【寢人】貧乏人。

【揮霍】撒キ散ラス。

【音義】ヨキ田地。

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俊、以驟獲志於天下者、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授之、彼亦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爲當然。彼之所求無窮、而我之所以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裏其未愈之瘡痍、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樞肉未冷、群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怪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逞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閥爲

【自取】自分カラ亡アヤウニ
【六十餘國】日本全國。

【發縱指示】漢ノ高祖、蕭何ノ功ヲ評シタ言「史記蕭何傳」見ユ。繩ヲ解イテ獵犬ヲ放チ、指シ示ス。
【梁武帝云云】南北朝ノ梁ノ武帝が曰フニ、祖先傳來ノ
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桀驁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譬之鷙鷹俊狗。其噬齧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群雄肆其噬齧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齧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

ノ功ヲ評シタ言「史記蕭何傳」見ユ。繩ヲ解イテ獵

犬ヲ放チ、指シ示ス。

天下ニ非ズ、自分ガ取ツタ
天下ナレバ、自分カラ失フ
モ殘念アハナイト。

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



七 德 川 氏
外史氏曰、吾嘗遊江戸、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之夥。既而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閒、北望信越諸山、綿亘重疊而來、迤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闊、與三遠接。眞天下之衢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布邸列

第者、其初皆決嚮背於此也。蓋源平以還、治少亂多、群雄暴峙、分裂梗塞、不知其閱幾百歲。而今吾緩帶垂橐、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力耶。世論者或病大坂之事、爲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曰、公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屬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乃欺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逡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野次一戰獲其二驍將、固足以破姦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是之

【決嚮背於此】此ノ闘ケ原デ、諸大名等ガ今日ノ運命ヲ決シ、徳川ニ味方シタルカ、叛イタカニシタ。
【暴峙】暴石ノ如ク立起ス。
【緩帶垂橐】橐ハ囊。弓ヲ入れルモノ。帶ハ緩メ、弓囊ニ弓ヲ入レズニ囊ダケヲ垂レル。即チ天下泰平ナルノ故ニ武装セズシテ旅行スル。
【大坂之事】大坂ノ二役ニ、豊臣氏ヲ滅セシコト。
【諸同列】池田・丹羽ナドノ如ク同列ニアリシモノ。
【野次一戰】小牧ノ戰ヲイフ。
【二驍將】池田信輝・森長可。

【遺孤】信雄。

【膠漆】膠ヤ漆ノ如ク堅固ナル民兵。

【曹操】漢末ノ人。其ノ子丕ニト號ス。蜀ノ昭烈皇帝、名ハ備。

【袁本初】袁紹。東漢ノ末、冀州ニ據リ曹操ト官渡ニ戰ヒ大敗ス。

時、太閤所據、不過畿諸州。瓦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以三遠繆漆之民、加以甲信之精銳、勳舊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構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玄德。宜其卑辭厚禮、多方講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耶。唯夫權在

【班爵之崇】班ハ列位ニ列シテ高官アル。

【會同朝聘】參勤交代。

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土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末路、兵連于外、士亂于內、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而已矣。太閤一瞑制、馭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群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乘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天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者耳。公已不忍織田氏之孤。寧復忍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

自開釁、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公之雄武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群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駢孺哉。而謂公蓄謀積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隣國、已極艱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勁敵、百戰爭鋒、寸攘尺取、纔定五州而織田・豊臣氏、以其閒奄有近畿、暴致强大。蓋無不以公爲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釁、每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開公】天下ヲ取ル道ヲ公ノ

【タメニ開ク。道ヲ公ノ

【驕婦駢孺】イバリ居ル女ト、愚カナル子供。淀君ト秀賴トヲサス。人質トナツテ轉々スル。【艱虞】艱難辛苦。【勁敵】武田・北條。【寸攘尺取】一寸一尺ト少シヅツ土地ヲ取ル。【五州】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

【布衣】官位ナキ人。古ハ無官ノ庶人ハ布ヲ衣ル故ニイ。父卑シキ身分。【少將樂翁公】左近衛少將松平定信。晚年樂翁ト號ス。【蘇轍】字ハ子由。穎濱ト號ス。唐宋八大家ノ一人。所謂三蘇ノ一人。蘇洵ノ子、蘇軾ノ弟。【上書魏公書】唐宋八大家文卷二十六。上樞密韓太尉書。ヲイフ。

【當路】當局者。

附 錄

一 上 樂 翁 公 書

布衣賴襄謹再拜白。少將樂翁公閣下。襄嘗讀宋蘇轍上韓魏公書、愛之、以爲自昔進言於當世王侯者、大抵有求而自售。識者所醜。獨轍偉魏公人物、比之名山大川、欲接其言貌以養已作文之氣。言雖近狂、其澹泊無求可知也。雖然、魏公是時猶當路秉權、人將疑轍之有求焉。閣下今代之魏公



【今茲】文政十年(一八二七)。
【大拜之恩】將軍徳川家齊公
ガ太政大臣ヲ拜命シタ天
恩。恩。
【在草莽】民間ニ居ル。
【邸吏】定信ノ家來、不破右門
及ビ田内主税。
【私史】日本外史。

【接警歎】シハアキニ接ス。

即チ子面會ヲ得ルコト。

也而勇退高踏、久處閑地。使裏學轍所爲、可以無嫌矣。特貴賤懸絕、不啻如轍於魏公、則徒仰而心嚮之而已。今茲尊嫡君侯膺幕命入朝、謝大拜之恩。膺幕命入朝謝大拜之恩。夫裏伏在草莽、側聞盛事。而不圖、邸吏帶閣下之命來就裏家、取所著私史、欲賜覽觀。禮意殷勤、愧悚交至。夫裏不敢求於閣下、而閣下求於裏。裏之榮大矣。復何所嫌而辭避乎。雖未接警歎、聞其詞命亦可。松平定信

【國乘】國史。
【常藩史】常陸藩主、水戸光圀
公ノ命ニヨリテ作リシ大
日本史。
【名家】源平・楠木・新田等。
【世家】史記ニ世家アリ、世家
トハ諸侯王ノ事蹟ヲ家別
ニ記シタモノ。
【錯而合之】武田・上杉ノ兩
氏ヲ併合セル如キコト。

要覽其成敗盛衰之狀、與臣屬謀戰忠邪之跡、取其大體最明確者。若夫博引旁搜、辨析鑑銖、世自有其人以爲非裏輩所及也。至其義例、蓋亦有貽淺陋之嘲者事繫一姓之下、而不有統紀以總之、列將家而雜以雄長、舉今代而稱謂論說、如缺尊崇者、是自有說焉。夫右族迭興、甲起乙仆、以成宇宙之沿革、而事不必關於王室者、我中世以還之國勢也。故依實創體、以形世變、而其中貫以帝系年號、以表條理。至大義所繫、必用特書。雖廁權豪於元帥、隨成敗次第、而因署題以見統屬、而載之。

【因署題以見統屬】源氏前記トシテ平氏ヲモ詠シ、源氏後記トシテ北條氏ヲ詠スノ類。

【右族】名族・將帥・權者等。

【中世以還】源平以後。

【一姓之下】天皇ノ年號ノ下。

【雄長】地方ニ割據セル英雄。楠木・武田・上杉等。

氏正記トシテ源氏ヲ書キ、源氏後記トシテ北條氏ヲ書キ、源氏ノ類。

【奕葉】累代。

事實名分截然、讀者自能見之。至若今代、稱謂、則謹據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名實輕重、按跡可知、不敢私撰名號、以贊今代、而昧後世、耳目閱首至尾、睹其得失之相形、明其分裂統合之所、漸則今日無前之功德、有不待言者。又不敢喋喋頌贊、使人疑其訛與溢、自謂敬之至也。凡是裏區區撰述之本意、不可不爲閣下一言之。野人朴直、以所謂無求之心、著書取其簡約、自便省覽。始非謀公錄體貌、又一倣古史、不肯學輓近之文縛。是以拮

【括据】努力シテ已マヌ。

【寓目】目ヲヨセテ見ルコト。

【發議】善惡ノ見分ケヲスル。

據二十餘年、藏之篋笥、未嘗示人。今乃得閣下之寓目、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眞意外之幸也。襄雖無求於今日、而不無求於千百載。非經大賢之鑒識、不足以保其傳也。然苟得流傳、不別今與後、其損益於世道人心、尤不可不加謹。襄也病羸、不能效力父母之邦。況敢望有益於世。然生遭此極盛之運、以其庸陋之筆墨、裨補萬一焉、則不負爲太平之民也。蘇轍謂魏公、苟以爲可教而教之、則幸矣。閣下其亦有以教襄焉。冒瀆尊嚴、惶惧無已。文政十年丁亥五月二十一日、布衣賴襄謹再拜白。

【文政十年】百二十二代仁孝天皇ノ御代二二六七。

二 賴 山 陽 傳

菊 地 純

賴襄字子成、通稱久太郎、號山陽外史。安藝竹原人、賴惟完之子。其入京寓于木屋街、以其近望東山、又號三十六峰外史。爲人高驩蹙眉、眼采炯炯、望之有威。性峻峭、以氣節自持。未嘗屈己隨人。其去國、誓曰：「已不能仕父母之國、不復著朝服、見貴人。」文政六年、買家三本木、稱水西莊。庭中雜植梅花竹樹。又置一小草堂、臨鴨水、對東山。稱山紫水明處。天保三年六月、患咯血。時方著日本政記、乃

日夜勉強構稿。曰我必欲成之而入地。及秋疾益劇。以九月二十三日歿于家。時年五十三。葬于東山長樂寺。其住京師娶小石氏。生二子。曰復。曰醇。生平所著日本外史。日本政記。通議。及日本樂府等無慮數十卷。外史之成。凡經二十年。脫稿猶祕之家。白河城主松平定信聞之。卑辭厚幣。以請之。自是外史之書。大行于世。初。裏在於京師。聲名重於一時。四方文士游京者。爭來求見。非不得已。則一切謝絕。平生耽讀書。勤著述。常語人曰。謂我才子。未悉我者也。謂我能刻苦者。真知我也。識者以

爲知言。(修)

練 習

一 忠 盛 興 家

聽昇殿 平忠盛居伊賀伊勢之間爲人眇一目。大治中、山陽南海盜起。忠盛追捕有功。事白河鳥羽二上皇、竝有寵焉。鳥羽上皇建得長壽院、以忠盛董役。役竣、除但馬守、聽昇殿。舉朝憎之、謀以豐明節會乘暗刺之。忠盛曰、朝則蒙辱、不朝爲怯。其辱宗一也。乃帶刀而入。家人平家貞、與其子家長、衷甲從焉。吏訶止之。家貞對曰、主君有戒心。臣將

與之同死。吏不得止。

木刀塗銀 忠盛昇殿、就闇拔刀。刀光外射。衆大畏、不敢發。及宴、召忠盛命舞。衆歌曰、「伊勢瓶子醋甕」。蓋國音瓶子通平氏、醋甕通眇也。忠盛愧之、不終宴退、呼主殿司、脫刀授之而出。衆劾奏忠盛帶劍上殿、以兵自衛、請正典刑。上皇驚、召忠盛問之。對曰、「臣之家人聞道路之言、尾臣而來、不使臣知。唯陛下斷其罪。如其佩刀、請問之主殿司。主殿司進刀。木刀塗銀也。」上皇嘻曰、「忠盛用意良苦。以死衛君、則武人之習耳。」遂無所問。忠盛累遷、以正四

位下刑部卿、卒於仁平中。

二時 賴得人

擢青砥藤綱 時賴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綱。藤綱微者也。少好學。師僧行印。遭年旱。時賴聚僧施之。又親祈于三嶋祠。其束載之牛洩于水。藤綱在傍。叱曰。汝亦倣北條公薦事耶。衆問其說。曰。方旱。牛而有知。盍洩于田。今之施僧。不甄其貪廉。廉者寧餓不來。徒飽貪者耳。是何異牛之洩于水也。時賴聞之。召見共語。大說之。竟擢爲引付衆。

相模公司天下直。有公文者。與北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賴。曲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圃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模公司天下之直。直公文。乃直相模公。公宜被報。是何舛也。郵還其錢。

門外萬里。時賴又從容問其所欲。藤綱乃陳鎌倉及諸州吏奸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其尤奸者。世以此稱時賴得人云。

三 正 成 倡 義

笠置夢兆 後醍醐帝在笠置山。仲時時益聞之。遣兵來攻。未至帝下詔四方赴難。莫復應命者。帝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虛位。二童子來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木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山僧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成之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祈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功爲兵衛尉。帝曰。是也。使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

正成卽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

何賊不斃 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坐間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模。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寶元弘元年八月也。

笠置陷 正成於是城于赤坂。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在。參河人足助重範善拒。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應之。高時乃遣北條貞直。足利高氏

等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模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重範被擒、錦織俊政・石川義純死之。帝與藤房奉神器逃。

守赤坂城。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赴赤坂城。城纔成、取農粟以當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分其三百、以弟正季、族和田正遠將之、出城草山而俟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百餘步。乃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射。立斃千餘人。東兵阻卻、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以二百騎闢門突出、三面合擊。東軍大驚擾亂、

棄器械而走。旦日東軍分爲二、一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複垣、繩懸其外垣。敵蟻附焉。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鈎鉤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軍於是築營環城、爲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

使彼疲奔命。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舉大事。固不圖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填尸、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稍

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人、誠曰、度我遠而舉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氏兵聞之、潰散、茲俊自殺。

四 信 長 勤 王

慨然有戡定天下之志。當此時、足利氏大衰、三好氏松永氏專京畿之政。而七道將士各據其國、迭相爭奪。信長慨然有戡定天下之志。初尾張人道家某、與京師人立入宗繼者相識。宗繼爲左京

亮。自父祖居京郊、多田業。供御乏絕、每取給焉。嘗說中納言藤原惟房曰、方今天下大亂、宮闈頽敝、供御之邑、盡爲武人所占。而以臣視之、其勢非得天下豪傑、不足以定天下之亂。聞尾張有織田信長者。年甫二十、割據東國之咽喉、能以少摧衆。是其人必有絕世之才。君盍奏請綸旨、囑信長以撥亂反正之事。惟房畏憚內外、不敢決。宗繼再入、說之曰、事如漏泄、臣獨任其責。帝探鬪鏡室決計。

宗繼宣達勅旨。永祿五年十月、惟房宣言、天子感異夢、將奉幣于熱田。乃使宗繼及磯貝久次齋

密旨赴尾張、因錫信長以御用合香、館道家氏。信長獵歸、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乃沐浴更衣、出見宗繼。宗繼宣達勅旨。信長謂宗繼曰、「吾聞天子天下之君、宜自我共職焉。而今反辱使命、加以寵貺。吾何以堪之。當藉天威以夷凶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因自調食、以享二使。召森可成、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木下秀吉、瀧川一益、菅谷長賴、堀秀政、諗以勅旨。於是日夜議西上之策。

存心王室。十年十月、天子復使立入宗繼齋詔來。詔信長曰、「朕顧四方、莫如卿武。曩降密勅、囑以征討。卿存心王室、不憚跋涉。聞已平尾濃、奮庸宣威。朕深嘉之。宜益迪果毅、以副朕望。」因錫戰袍一領。信長召村井貞勝讀詔、領旨感激、受其袍曰：「臣督師詣闕之日、當服以拜賜耳。」

五秀吉大志

欲合三國爲一。天正五年、信長以秀吉爲征西大將、使取播磨以自封。十月、秀吉入辭。信長授以記帳。曰：「功成、則舉中國予汝。汝遂進取九州。若其援師、當依請遣之。」秀吉拜而對曰：「君不以臣鄙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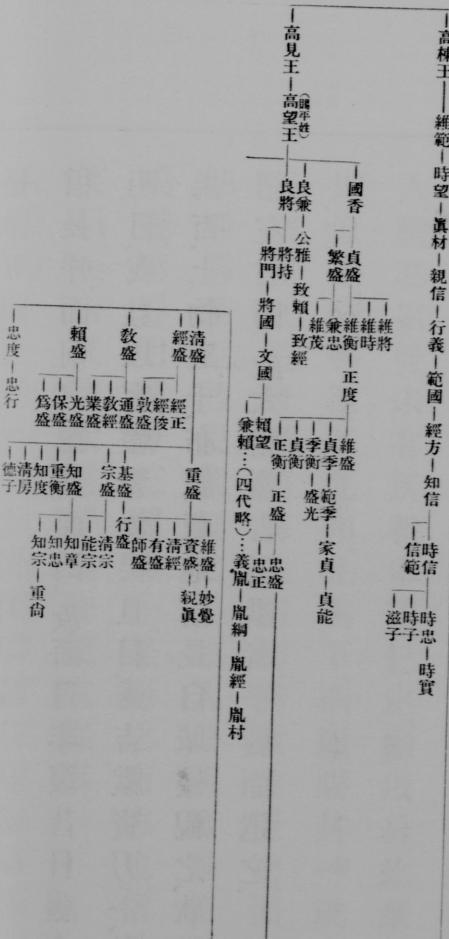
舍勳舊諸將、而命大任於臣。臣敢不竭力。臣辱記
幟之覲。是君使臣得專制也。討叛撫服、臨機制變、
以定中國、在臣度內耳。君之近臣、森矢部福富諸
人、積功累勞、未有所報。中國已定、願以封此輩。臣
則直進、乘勢遂下九州。九州下、則願賜其一歲之
入。蓄糧仗、造舟艦、濟海入朝鮮。君欲賞臣功、願以
朝鮮爲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
威靈、席卷明國、合三國爲一。是臣之宿志也。信長
笑曰、「秀吉又復大言乎。」遂許便宜從事。

大膽藤吉　秀吉以五歲、定丹波但馬、因幡、播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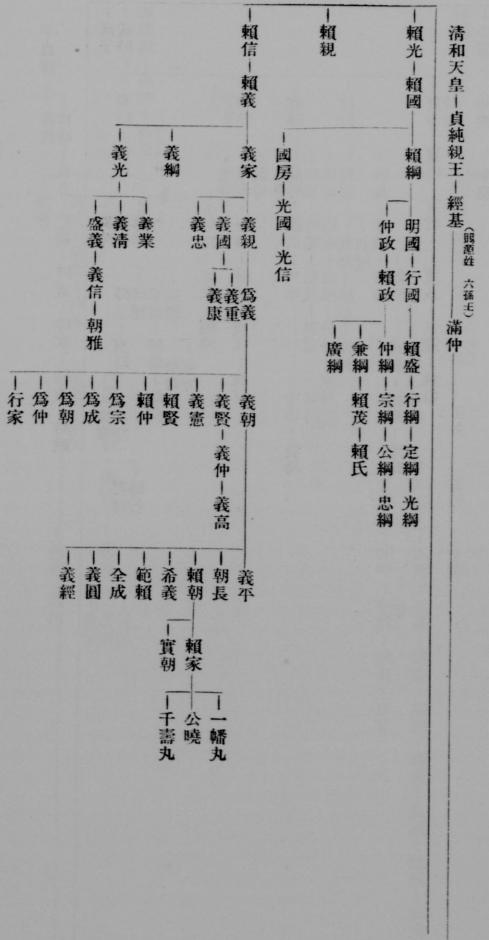
攝津五國、天正九年十二月、赴安土、即夜謁信長。
信長呼而前之、撫其面曰、「汝面目非復昔日藤吉。
明日、我且以客禮饗汝矣。」旦日、秀吉獻寶刀一、鞍
馬百、土物五千、布旅蔽地。信長自城樓視之、欣然
謂左右曰、「此大膽藤吉所獻者乎。」饗而遣之。

諸氏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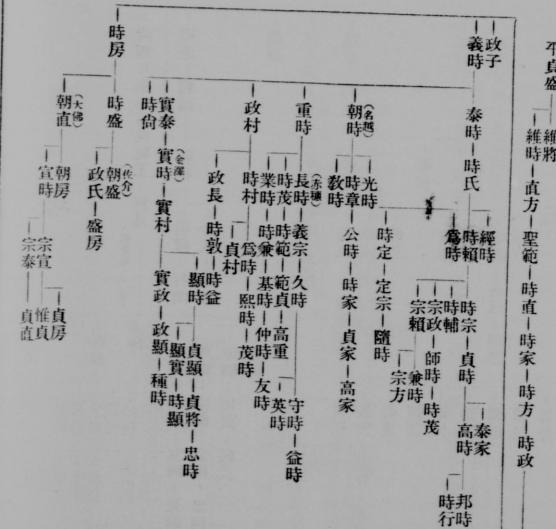
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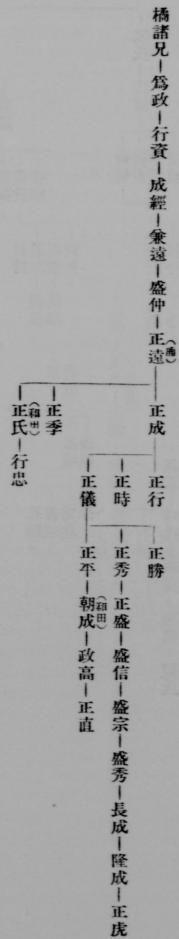
源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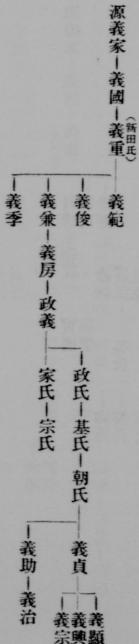
北條氏



楠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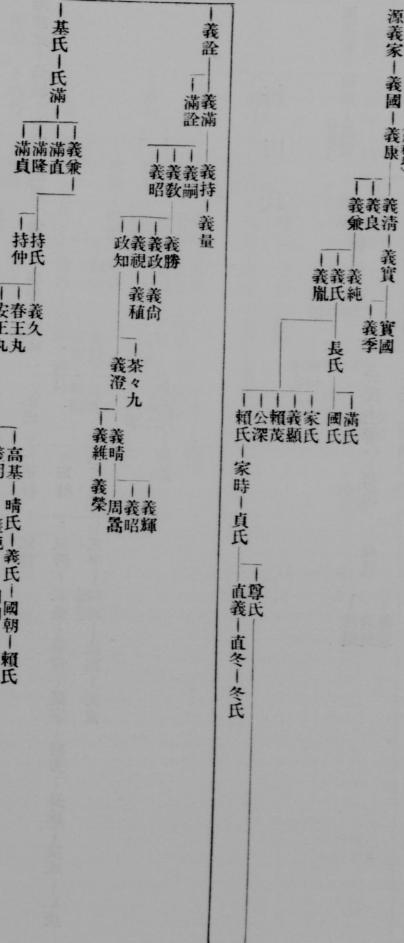


新田氏



諸氏系圖

足利氏



後北條氏

平維衡—正度—秀衡—貞行—貞親
（北條時定）
—貞藤—正氏—氏綱—氏康
—氏輝—氏房
—氏直

光長—基義—惟義—義重—惟長
—貞長—信政—信時—時綱—信宗—信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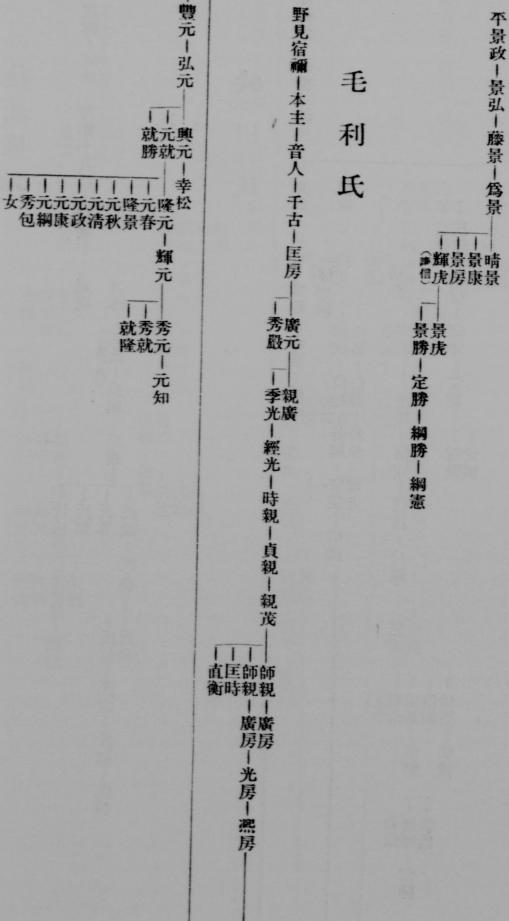
—信長—信經—信時—時信—時光
—信重—信守—信昌—信經
—信邦—氏輝
—信盛—氏利

—信友—信虎
—信繁—信豐
—信勝—信盛—信義—信勝

武田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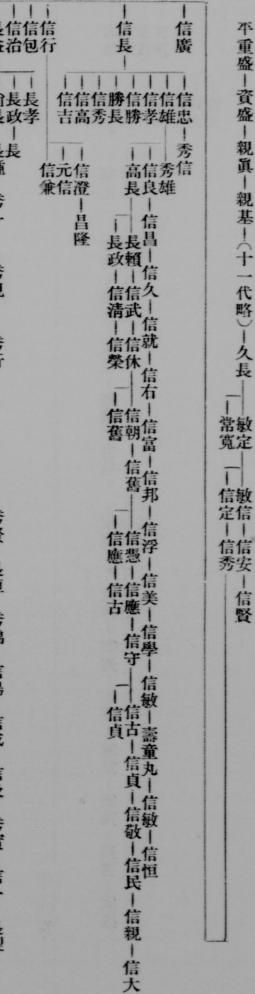
源義光—義清—清光
—光長—基義—惟義—義重—惟長
—信義—信光—信忠—信賴
—信成—信春—信滿
—信賴—信滿—信守—信繁
—信滿—信守—信繁—信賢
—遠光—長清
—光行

上 杉 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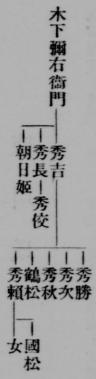
繩田氏

繩田氏



豐臣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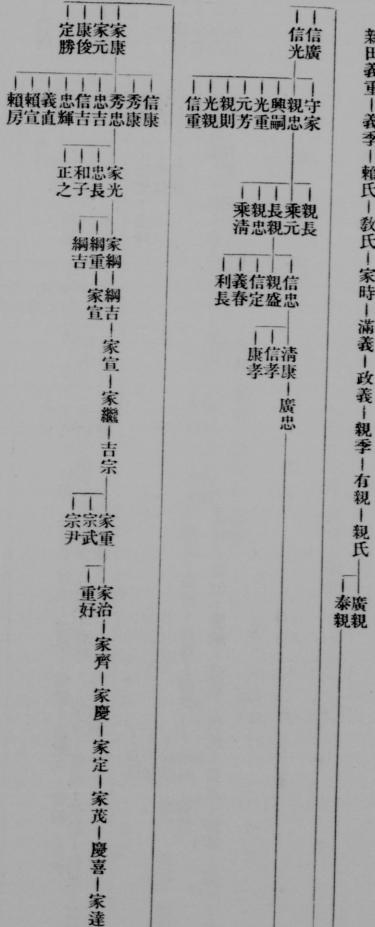
豐臣氏



諸氏系圖

徳川氏

一一〇



昭和十年八月十九日印刷
昭和十年八月二十三日發行
編者 山口察常
選新日本外史論鈔
定價金四拾三錢

編者

山口察常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一丁目一番地
株式三省堂

代表者 龜井寅雄

印刷者

東京市蒲田區出雲町一〇一番地
株式三省堂蒲田工場

代表者 龜井豊治

發行所

(振替口座) 東京三五五五
(大阪市西區阿波座下通一三〇六)

株式三省堂 大阪支店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